

樂書卷第十九

禮記訓義

樂記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得道之謂德則德固不足
盡性之全特性之端而已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則樂固不足既德
之實特德之華而已以德爲性之端則道其性之本
歟以樂爲德之華則德其樂之實歟先王作樂以崇
德奏之於詩爲德言詠之於歌爲德音形之於舞爲
德容故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豈
皆足以旣德之實邪不過形容其英華而已由是觀
之明君務以德稱樂而日趨於治其本先立矣暴君

務以樂蕩德而日趨於亂其本先亡矣德本也樂末也知所本末可與論樂矣樂爲德之華其不可去如此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莊子亦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人始含其明矣非老莊與聖人異意也方其救末以復本其言不得不爾夏以榮華爲功秋以毀折反根其意亦何異此莫非華也禮爲道之華樂爲德之華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樂出於虛寓於實出於虛則八音冥於道寓於實則八音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凡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皆得效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自葛天氏作八闋之樂少昊氏效八風之調而八音

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茲八物矣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而莫尚於鍾石聲溫潤立冬之音也而莫尚於磬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而莫尚於琴瑟竹聲清越春分之音也而莫尚於管籥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而笙竽擊爲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而塤缶擊爲革聲陸大冬至之音也而鼗鼓擊爲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而祝敔擊爲然金多失之重石多失之輕絲失之細竹失之高匏失之長土失之下革失之洪木失之短要之八者不相奪倫然後其樂和而無失也記論八音多矣舉其始言之不過曰施之金石要其終言之不過曰匏竹在下兼始中終言之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乃若論其詳舍周官太師之職何以哉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

細不踰羽細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瓦絲故尚宮輕於金重於瓦絲者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草木非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金石則土類西凝之方也故與木同位於東絲於西匏竹則木類東主之方也故與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鼓在北大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為先革絲次之木匏竹為後者蓋西者以秋時言之聲之方也虛者樂所自出聲之本也故音始於西而成於東於西則金石先於土者以陰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則匏竹後於木者以陽順序其所生故也革熟居南北之正先革而後絲者豈亦先虛之意歟此言樂之器荀卿言所以道德者德待器而後達故也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聲怒則爭鬪喜則詠歌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聲形焉者也故歌之所詠在聲不在志哀則辟踊樂則舞蹈舞也者蹈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故舞之所動非志也非聲也一於容而已矣以詩序求之詩者志之所之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求歌之歌咏其聲也歌詠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動其容也蓋詩為樂之章必待歌之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為樂之音必待舞之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歌登於堂而合奏舞降於庭而中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化豈

有不神其神豈有不盡邪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均是歌也或長其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歌先之舞次之者樂以無所因爲上有所待爲下故也古之教六詩者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以六德爲本故自樂器推而上之及於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也以六律爲音故自樂器推而下之及於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也由是觀之聖人非惡歌也惡其酣爾非惡舞也惡其屢爾故酣歌常舞商書傲之屢舞躑躑周詩刺之然則書美舜樂則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而不及舞大司樂序周樂則奏律歌呂而舞六樂者豈非帝者德全而樂簡王者業大而樂備故邪揚雄曰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信乎

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樂出于虛則默而已非有言也見之于詩則言其志寂而已非有咏也見之于歌則咏其聲靜而已非有動也見之于舞則動其容蓋樂由中出故三者皆本于心心合於氣故本于心而樂氣從之古之人遊心于淡合氣於漠淡漠者其樂之本歟自其本而總言之其原於均也自其用而細論之情形於言而爲詩則情深而文明者詩之不可以爲僞也氣歎不足而爲則氣盛而化神者歌之不可以爲僞也內樂而外應之爲舞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舞之不可以爲僞也三者皆不可爲僞則一本於誠心而已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誠心行仁則形形

則神神則能化矣變化代興之謂天德蓋文者理之所寓而情出焉者也形者神之所舍而化出焉者也情顯於文故情不深則文不明氣合於神故氣不盛則化不神情深而文明是以誠心闡幽也氣盛而化神是以誠心微顯也然則舞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天道兼焉豈非誠心積而為變化之天德歟莫非歌也有歌有間歌儀禮燕歌鹿鳴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遂歌周南召南之三大射則歌鹿鳴管新宮而已以主於飲者其歌煩主於射者其歌簡故也莫非舞也有小大有文武周官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舞之大者也樂師教國子有帔舞羽舞旄舞干舞人舞舞之小者也大舞有其章無其儀小舞有其儀無其章大夏而上文舞

也類皆執羽大濩而下武舞也類皆執干則大舞必用小舞之儀小舞不必用大舞之章征誅揖遜之義盡於此矣非窮神知化孰究之哉然則大司樂祀天神祭地示有歌致天神地示則無歌小師大祭祀大饗登歌小祭祀小樂事則不登歌何也曰致天神地示無歌猶大神之不裸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祭祀之不興舞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治其飾

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是知詩與歌舞合而為樂皆本於心焉蓋心者道之工宰反者道之動樂以及為文體道之動者也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形於聲則有

嚮於器而非器猶爲之象而已故曰聲樂之象也青
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爲略采於文
爲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爲始節於
樂爲終要皆非聲之質也聲之飾而已故曰文采節
奏聲之飾也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
然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金石越之聲音樂其象
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奏治其飾之謂也君子之
於樂以動其心爲本則樂其象者幹也治其飾者末
也以樂其聲爲象則動其本者道也治其飾者器也
幹則非本非末而本末待之而立道則非象非器而
象器待之而成然則君子豈不爲道之幹邪樂必先
奏而後節此先節後奏何也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
樂之用爲急禮勝則離而以進爲文故曲禮以毋不
敬爲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爲文故作樂以節先乎奏
節先乎奏與書先夏後擊同意荀卿論禮亦謂節奏
陵而文然以禮爲節則是以之爲奏則非矣

樂書卷第二十

禮記訓義

樂記

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凡兵以鼓進以金止大武之樂先鼓以警戒出而治兵也三步以見方武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往再成而滅商也復亂以飭歸入而振旅也奮疾不拔太公之志也極幽而不隱周召之治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凡此又舞動其容而已乃若詩發乎情則情見而義立

者武王仗義以平亂也歌陳乎德則樂終而德尊者
武王偃武以修文也義立則天下歸之以爲王德尊
則天下宗之以爲君君子履之莫不惡惡而好善小
人視之莫不懋功而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由此
其本也然則生民之道有不以樂爲大乎此六樂所
以均謂之大歟荀卿曰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
非之則墨子之於道猶瞽之於白黑聾之於清濁之
楚而北求也斯言信矣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
又曰所以治愛人禮爲大由此觀之生民之道豈特
樂爲大哉雖禮亦然故曰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可欲之謂善翦商之事
非人所欲故有厭而不樂者矣然武王獨樂其志不
厭其道豈私一己之欲爲哉果斷濟功以天下之心

爲心而已若韶則旣盡美矣又盡善也雖其盛德蔑
以加於此孔子聞之於後世猶足樂而忘味獨樂而
不厭蓋有不足言者矣且先鼓以警戒非特行師爲
然視學亦如之故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
所以警衆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別而言之樂者天地之和禮者
天地之序合而言之自其別言之樂由陽來天道也
禮由陰作地道也天覆萬物施其德以養之與而不
取故曰樂也者施也地載萬物因其材而長之與而
取之故曰禮也者報也詩於上帝祈而不報於社稷
則報之而已亦是意也自其合言之春夏散天地仁
氣而之乎施秋冬歛天地義氣而歸乎報施者天下

之至德報者天下之大利仁近於樂而主施義近於
禮而主報亦是意也雖然樂以施為主而不遺於報
故以之章德又所以反始也禮以報為主而不遺於
施故禮尚往來而務施報也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
義一也樂施而禮報猶易所謂闢戶謂之乾闔戶謂
之坤也樂施而有報禮報而有施猶易所謂一闔一
闢謂之變也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先王因德以作樂緣情以制禮則德也者樂之所自
生情也者禮之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所以章德施
之道也禮反其所自始所以報情報之道也豈萬物
並作各歸其根之意歟離而言之則然合而言之
於反始而已樂主章德非無情也故曰樂也者情之

不可變者也禮主報情非無德也故曰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此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禮器言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檀弓言樂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其不同何也曰物之在天
下乾始之坤生之春生之秋成之始之然後生生之
然後成自然之序也而禮樂如之禮器主乎禮故先
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而以樂樂其所自成繼之樂
記主乎樂故先言樂樂其所自生而以禮反其所自
始繼之然則禮不言所自成樂不言所自始者蓋天
下之理粗而顯者聖人未嘗不欲微之以之神妙而
幽者聖人未嘗不欲闡之以之明禮也者微而之神
故推而上之有及於所自始樂也者闡而之明故推
而下之有至於所自成是禮由陰作陰則能生而已

成歲功者不與焉樂由陽來陽則主成歲功而生亦得而兼之君統臣功之意也若夫檀弓之論禮樂主太公五世反葬於周言之故變始而言本以人本乎祖故也

樂書卷第二十終

樂書卷第二十一

禮記訓義

樂記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禮器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明堂位曰乘大路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商之路則商尚質其大路則木路而已周尚文其大路豈玉路歟周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爲木路明矣大輅天子之車所以贈諸侯蓋商制非周制也雜記諸侯之贈有乘黃大路則諸侯之大路蓋金路非玉路木路也金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大侯也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王賜鄭子僑叔孫豹以大路杜氏以賜魯衛晉

之大路爲金路賜鄭子僑叔孫豹之大路爲革木二
路於義或然何以明之玉路大路也以其於四路爲
大故也金路綴路也以其綴於玉路故也先路象路
也以其行道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木路也以其次於
象路故也蓋周天子之路以玉爲大諸侯以金爲大
大夫以革木爲大其爲大同其所以爲大異矣大路
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容有五就七就者矣鄭氏釋
禮以七就爲誤是不知書以次路兼革木二路之意
也史遷樂書易車爲輿是不知車可以統輿輿不可
以兼車之意也世本云奚仲始造車考之易禮伏犧
畫卦寓大輿之象有虞氏之路有鸞車之制奚仲夏
之車正而已安得謂之始造乎
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全羽爲旛析羽爲旌
別之則旌旂異制合之則旂亦可謂之旌爾雅曰素
錦綢杠纁帛縵素陞龍于縵練旒九飭以組維以縷
蓋揭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爲縵屬縵爲旒旒亦謂
之縵旒以纁則旒積矣左傳謂積棧是也升龍素則
降龍青矣曲禮謂左青龍是也青陽也仁之色也素
陰也義之色也陽上而降陰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君
德之用存焉商頌曰龍旂十乘則龍旂九旒所以象
火火而養信蓋商天子之旌非周制也周制則巾車
王乘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郊特牲曰旂十有
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日月爲常諸侯亦謂之
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爲旂天子之常
亦謂之旂觀禮天子載大旂是也同是常也天子謂

之大常同是旂也天子謂之大旂尊卑之等然也司馬法謂旗章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章上文不亦誤乎

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所以贈諸侯也

周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公羊傳曰龜青純何休曰龜甲頰也千歲之龜青頰然則六龜之色蓋亦各視其頰而已爾雅龜有十種寶龜居一焉禮器諸侯以龜為寶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由是觀之寶龜則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尺有二寸諸侯八寸大夫不預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為僭

逸禮言大夫六寸未免為誤也蓋易有卦而彖緣之衣有依而系緣之龜有甲而頰緣之青入為黑北方之色也而智於是乎藏黑出為青東方之色也而仁於是乎顯青黑緣天子之寶龜為其能顯仁藏智也天子之贈諸侯以大輅龍旂寶龜為正牛羊之羣則從之而已凡以報其所施禮樂之道也以其有安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車以其有君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旌以其有守國之智故報以天子之龜以其有養民之道故報之以牛羊之羣車服以庸其意如此司馬迂易寶為葆亦好奇之過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在天有性命之理在人 有性命之情樂天道也必成之以人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人道也必

成之以天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經曰樂者人情之所不免也禮也者理也其意如此對而言之則然通而言之樂通倫理非特主乎情禮緣人情非特主乎理變則革而不徇故易則化而不離形則變之於易爲重易之於變爲輕樂重而禮輕故於樂言變於禮言易莊周於命言不可變於性言不可易其意亦由是也彼變禮易樂者何足以知此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樂出於天地之和莫適而非同禮出於天地之別莫適而非異樂之統同非求同於樂也因其自同本和以統之而已禮之辨異非求異於禮也因其自異別宜以辨之而已同有所統異有所辨而禮樂之說蓋有所不能忘焉然禮樂法而不說亦不過管乎人情

者而已荀卿曰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聖人矣蓋統之必有宗故言管乎聖人說之不過乎人情故言管乎人情是人情者禮樂之管而聖人又人情之管也記有言禮樂之事與道有言禮樂之情與文有言禮樂之原與說者事不若道之妙文不若情之深說不若原之遠也禮樂之說與少儀工游於說鳧氏爲鐘有說同意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本於哀心感者其聲之變也噍以殺本於樂心感者其聲之變也嘽以緩本於喜心感者其聲之變也發以散本於怒心感者其聲之變也粗以厲至於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要之皆非性也

感於物而後動則情而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
變所以爲樂之情也易以窮神知化爲德之盛則窮
本知變其樂情之至歟今夫禮樂之情同禮非無情
也其情不過合敬而已樂非無經也其經特倡和清
濁迭相爲之而已此言窮本知變荀卿言窮本極變
者知言其始極言其終

樂書卷第二十一終

樂書卷第二十二

禮記訓義

樂記

著誠去僞禮之經也

誠者性之德僞者性之賊著誠則正人足以副其誠
去僞則邪人足以防其失君子之於禮有所竭情盡
謹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
教之中非去僞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僞則全於天
真而不湛於人僞其於禮之經也何有書所謂天秩
有禮者此也孔子曰禮也者敬而已矣孟子陳善閉
邪謂之敬陳善所以著人之誠閉邪所以去人之僞
然則所謂敬者豈不爲禮之經乎夫禮釋回增美質
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荀卿謂生於聖人之僞是亦

不爲知隆禮者也極而論之豈惟禮去僞哉雖樂亦不可爲僞矣凡物有微著有去取言著誠則僞在所微矣言去僞則誠在所取矣

禮樂侑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

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侑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爲禮樂其幽爲神明其位爲上下其物爲精粗內之爲父子外之爲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侑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通

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父子君君臣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凝與唵則凝形同義領與領天下國家同義今夫禮則有常而天地所常之情見於恒樂則有感而天地所感之情見於咸則侑天地之情也夫宇宙然示人神矣而樂率之以從天夫地佗然示人明矣而禮居之以從地則達神明之德也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皆可得而禮焉是樂也而禮與焉德產之致也精微而物體之精者凝焉德發揚詡萬物而物體之粗者凝焉是禮也而樂與焉則凝是精粗之體也禮則異數樂則異文而父子君臣之節莫不統是焉則領父子君臣之節也蓋聖人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而天地官矣大人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自

傾天地之情至領父子君臣之節則禮樂之所同自
天地訢合至殂者不殂則樂之所獨在易咸恒萃皆
言天地萬物之情大壯止言天地之情與此同意太
史公以傾天地之情為順天地之誠非也

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
達羽翼奮角觶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
者不殂而殂生者不殂則樂之道歸焉耳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
訢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
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未茂區萌則上
達自物之有情言之羽翼奮則凡排空而飛者舉矣
角觶生則凡撫實而走者舉矣蟄蟲昭蘇則鱗介之
物遂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則羽毛之物蕃矣九竅

者胎生無內敗之殂八竅者殂生無外裂之殂則樂
之道歸是矣蓋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
不化者能化化然則所謂樂之道豈非不生而生生
不化而化化者邪經曰樂者天地之和和故百物皆
化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則羽者嫗
伏毛者孕鬻百物皆化之意也胎生者不殂殂生者
不殂百物不失之意也樂之於物如此則凡變而有
所致且得無是理哉昔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而萬
物至於循生則又進乎此矣此言天地訢合陰陽相
得先天地後陰陽上言陰陽相摩天地相蕩先陰陽
後天地者蓋天地體也陰陽用也自樂之出體致用
言之故先天地自樂之攝用歸體言之故先陰陽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

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陽六為律而黃鍾其首也陰六為呂而六呂其首也古之作樂必奏律而歌呂則黃鍾大呂合而和聲者也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堂上之樂也盾謂之干鉞謂之揚武舞執焉堂下之樂也蓋樂之本在人心禮之本在人情一管乎人君而已故黃鍾大呂以為律弦歌以為聲干揚以為器則樂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童子舞之童子習未故也鋪筵席司几筵之職也陳尊俎司尊彝內外饗之職也列邊豆邊人醢

人之職也即是而以升降為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有司掌之司伺末故也仲尼之告子張不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為禮而以言而履之為禮不以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為樂而以行而樂之為樂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得乎聲詩之意南面而立者人君也辨乎聲詩之用北面而弦者樂師而已樂師北面而弦與司盟北面而詔明神同意今夫吉禮五而莫先於祭凶禮五而莫重於喪尸象神者也而宗廟之敬繫焉主人主喪者也而致喪之哀繫焉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九祭逆尸相尸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古者祝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

禮謂之商祝故士喪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
衣次繼之主人襲友位商祝掩瑱設幘目則辨喪禮
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也蓋禮樂之於天下得
之斯爲德行之斯爲行能之斯爲藝執之斯爲事德
必有行而行不全德者有矣藝必兼事而事不全藝
者有矣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
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事也祭統
曰禘嘗之義大矣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由
是觀之禮樂之本在人君而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
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也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
哀在主人祝也者相尸主以接神者也特後之以辨
其事而已是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也先王有制於天
下使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者豈有
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末之施而已莊周有之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其大致然也

樂書卷第二十三

禮記訓義

樂記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樂之於天下中則和過則淫故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所謂中則和古樂之發也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敖辟慢易以犯節流酒以忘本此所謂過則淫新樂之發也今夫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亦可以語上以上語之則倦而不樂以下語之則樂而不倦故魏武之於徐無鬼聞詩書禮樂則

未嘗啓齒聞相狗馬則大悅秦孝公之於商鞅聞帝
王之道未嘗概意聞霸道則前席是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古之下流者皆然豈特魏文之於樂哉莊周曰
大聲不入俚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豈是謂邪蓋
文侯之於古樂則在所外而唯恐卧於新樂則在所
內而不知倦此其間所以有彼此之辭也然則聽樂
必端冕何邪曰端取其端以正己也冕取其倪以接
物也諸侯玄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文侯以
祭服聽樂猶擗君以朝服逍遙其好鄭衛之音不已
其乎古者端衣或施於冠或施於冕冠禮冠者玄端
緇布冠既冠易服玄冠玄端特牲禮主人冠冕玄內
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鞞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
周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

虎門端之施於冠者也荀子端衣玄裳纁而乘路大
戴禮武王端冕受丹書與此所謂端冕端之施於冕
者也要之皆非朝服而朝服則天子以素諸侯以緇
未聞以玄端也鄭氏釋儀禮謂玄端則朝服之衣易
其裳爾釋玉藻曰朝服玄端素裳不知奚據而云雜
記襲朝服一玄端一褖禮受朝服自西階受玄端自
堂然則玄端不得為朝服明矣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
守拊鼓

古者舞列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旅之為義生於
師旅之旅其陳足以成列也其陳以成列則衆故也然
則所謂進旅退旅豈非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進退成
列邪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其

樂和而不淫其聲正而不姦者以志意廣故也廣則容
姦狹則思欲以廣而後和正雖廣而不容姦矣進旅退
旅進退得齊焉和正以廣志意得廣焉抑又作之堂上
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
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夫乘水者
付之泝作樂者付之拊磬之或擊或拊磬聲大小之
辨也拊之或搏或拊拊聲大小之辨也搏拊之搏有
父之用焉荀卿曰縣一鍾一磬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
而尚拊則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衆器之父教學
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荀卿曰鼓樂之
君則鼓以作樂其衆聲之君也蓋衆謂之會待謂之
守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衆
矣其所待以作者在鼓會守拊鼓則衆樂備舉矣然

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拊爲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
鼓爲之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而樂實
有以合和之古樂之發脩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
已與夫新樂之發俳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者
豈不有間乎今夫拊之爲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
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
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書所謂搏拊
是也其用則先歌禮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
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者以其或拊或搏莫適
先後故也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
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

漢大武大夏而上文舞也大漢而下武舞也古之樂舞始奏以文復亂以武維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豈非莊周所謂文武經綸邪治亂以相之亂與武亂之亂同訊疾以雅之訊與三刺之訊同然干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洽甚疾速而不刺者矣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荀卿之論舞以謂目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俯仰訕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在相與雅而已書曰常舞于宮無相以節之故也詩曰屢舞傲傲無雅以正之故也樂終於舞如此則樂終而德尊故明樂之君

子於是語以告之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
好善而聽過者矣文王世子曰大樂正敷舞干戚語
說卿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不過如此修身及家平
均天下而天下皆寧矣然相之為器所以節文舞也
蓋生於春不相之相笙師掌教春是已昔梁玉築城
以小鼓為節而役者以杵和之蓋其遺制也鄭氏謂
相以節樂則是謂之為拊則非豈惑於方言以糠為
相之說歟雅之為器所以正武舞也笙師掌教雅以
教祓樂是已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
欲其訊疾不失正也賓出以雅有祓夏之樂則工舞
以雅其樂可知矣二鄭之論雅制類皆約漢法為言
疑其有所受之周官以興道諷誦言語為樂語此特
說語與道古者豈舉上下見中之意邪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荀卿曰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然則新樂之異古其來尚矣形於動靜則進俯退俯其陳不足以成列也發於聲音則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其聲不足以合奏也豈非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之謂邪蓋古樂之發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而不聞及優侏儒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不聞優雜子女也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而不聞不知父子也夫然後足以使長幼男女之理父子君臣之節皆形見於樂而有別矣其有不可以語且道古耶文王世子曰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

一音之致者此也若夫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如檀長卿所為古無有也君子不道也不過知聲而不知音知舞而不知節禽獸之歸而已豈知夾谷之戲孔子所以請誅齊人之饋孔子所以遂行於古樂言始奏以見終新樂言樂終以見始互發故也

樂書卷第二十四

禮記訓義

樂記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爲之則非樂也淫濫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直衆庶之見爾非君子之道也孔子惡鄭聲之亂雅及顏淵問爲邦而告之以韶舞爲可則鄭聲爲可放其貴禮樂賤邪音如此是子夏所學則孔子也然則文侯聽古樂惟恐卧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必叩其兩端而竭焉以盡陳善閉邪之道孰謂子夏不知尊夫子之道而敬其君歟

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王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天地非四時不運民非五穀不養則四時者天地之使候也穀者民之司命也蓋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德者成和之脩則民有德人之和也而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而不當則三才之理得豈不謂之大當乎天下大當然後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為紀綱蓋人倫之至也與夫新樂之發擾雜子女不知父子以亂人之大倫者異矣荀卿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一家紀綱在父子天下綱紀在君臣內外相維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定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時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為德音之樂邪周官大師掌教六詩以

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鼓琴瑟九德六
詩之歌以役大師此之謂也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
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而靈臺所美又不
過虛業維樅賁鼓維鏞矇矇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
樂豈不原於德音邪且王季以一諸侯之微卒能比
德文王而靡悔以王大邦受帝祉施孫子如此其盛
者猶其德音故也魏文侯果能放溺而好德則古樂
之道是誠在我德成而上比雖文王亦我師也患不
閑邪存誠以馴致之爾由是知子夏之於君夫豈以
其不能而遂賊之邪蓋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者
禮也作爲鼗鼓控楫塙麓以爲德音者樂也識其文
者能述而明知其情者能作而聖均謂之聖人不亦
可乎今夫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焉

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
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縣之二八之
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爲之
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
京房傳會左氏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氏
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上爲主是以金石絲竹
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樂記國語之論
八音皆虛土音以爲之主猶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之音有八雖謂
之七音可也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前說詩言其志
歌咏其聲此說弦歌詩頌先後不同何也曰別則本
詩而爲歌故詩爲先與書詩言志歌永言同意此則
本所歌之詩言之故詩爲後與瞽矇弦歌誦詩同意

至於以韶爲莫比爲俾其亦傳聞之誤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非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在音爲樂在心爲志鄭音好濫而志從以淫宋音燕女而志從以溺衛音趨數而志從以煩齊音敖辟而志從以喬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喬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爲德音之樂也蓋樂所以放淫亦所以誨淫所以章德亦所以敗德故放淫章德古樂之發也古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

以禮雖離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內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况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邪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此也新樂之發反是其何以行之哉知衛齊宋之樂均出於溺音詳而論之鄭之音淫于宋衛之音淫于齊故魏文侯問鄭衛而不及齊宋細而別之衛之淫風流行又不若鄭國之盛故孔子之對顏淵與惡其亂雅又略衛而語鄭也子夏言齊音之淫也害德本衰世言之師乙謂齊音見利而遜本盛時言之

樂記第二十五

禮記訓義

樂記

君者臣之唱上者民之儀故君以心好之則臣為之而民從之詩云誘民於義此之謂也

不為之於朝上以逆行之則民未有不從之於下然

則人君之於民所以闢而發之者豈且難也哉不過謹

吾好惡示之使知禁而已上之好惡可不謹歟子夏

之於詩仲尼蓋嘗言禮而進之不可謂不達其意矣始以韶其德音美王季之德中以肅雍和鳴頌成王之樂終又以誘民孔易勉之是子夏之於魏欲使是君為成周之君是民為成周之民彼其用心不亦仲尼

欲爲東周之意乎文侯誠能移溺音之好而好是德音內以和志外以成教則樂行而民嚮方天下皆寧矣豈特魏哉惠不能平其好惡反周道之正而已然子路之於祭君子以爲知禮子夏之於魏君子以爲知樂至孔子論帝王之禮樂不以告回者語之夫豈以二子爲不知之邪要之得禮樂以成德克允蹈而行之者惟回而已莊周亦謂回忘禮樂孰謂周也詭於聖人

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控楬壘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酌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稽諸度数者寓之器是故作革以爲鞀鼓而鞀所以北奏鼓者也作木以爲控楬而楬所以止合樂者也作土爲壘而始有所乎倡作竹爲箎而終有所乎和則播鞀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控而楬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壘而箎應之中聲以和焉蓋絲歌詩樂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鞀鼓控楬壘箎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樂以中爲紀而樂德以中爲始故國語之論八音不過曰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然則德音之音豈不存於中聲歟聖人既作爲六者之器以寓德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爲鍾磬宣之匏絲以爲竽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干戚舞文以旄狄所以動其容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奚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

而禮足以交於神獻酬醕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
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
幼莫不得其序也何害德淫色之有孰謂古樂之發
不可用之祭祀邪大司樂奏宗廟之樂始於鼗鼓管
瑟終於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此也今夫樂之在器
以鼓爲君以相爲相在聲以宮爲君以商爲臣歌在
上而貴舞在下而賤凡理之形見於樂者未有不寓
貴賤尊卑長幼之意是樂之所樂而禮未嘗不行於
其間不亦知樂幾於禮之意歟不言祝敵而言柷楬
者祝以中虛爲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控敵以伏虎
爲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楬蓋聲之出也乘由之合
焉聲之伏也樂由之止焉亦陰陽之義也書不云乎
合止祝敵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
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
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
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
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
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
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古者上農挾土出金以爲鍾上工磨石出玉以爲磬
鍾於五行爲金於五事爲言於五載爲氣於五性爲
義金則奏而爲鏗鎗言則發而爲號令直其氣所以
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聽其聲所以思武臣也磬
於八音爲石於八卦爲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
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

此聽其聲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則靜好而其音同出於絲絲聲則噍殺而哀潔靜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聽其聲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箏笙簫管則發猛而其音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此而會有聚衆之義焉此聽其聲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爲樂之君而鼙則卑者所鼓其爲革聲一也士譁而讙羣趨而動有進衆之義焉此聽鼓鼙之聲所以思將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場有志義之臣則內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衆足以順治有勇武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爲國之道無競惟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彼其音之所發亦誠有所合之也豈在悅鄭衛之鏗鎗而已哉魏文侯之爲君蓋不知此子夏所以深諭之也合而

謂之言鍾聲鼓鼙之聲則知絲之爲琴瑟竹之爲箏笙簫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鍾之爲金鼓鼙之爲革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鍾之類見矣言竹聲濫則石聲清之類見矣匏竹異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革木一聲言革則木在其中矣就八者單出言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惟君子爲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爲聲字之誤豈經旨哉於傳有之金聲鏗鏗以立橫橫以勁武金聲正則人思武矣石聲砦砦以立別別以致死石聲正則人思死節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絲音正則人將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竹音正則人思和洽矣土音濁濁以立太太以含育土音正則

人思寬厚革音謹謹以進衆革音正則人思毅勇匏音啾啾以立清以忠謹匏音正則人思恭愛木音直直以立正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潔已亦足發明此矣古人嘗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然則畜聚之臣何足思哉蓋畜聚之臣則畜衆而使之聚若鄉遂之官是已非所謂聚斂之臣也聚斂之臣孔子嘗欲鳴鼓而攻之則子夏學於孔子者也其肯語而思之乎琴瑟之音言哀鼓鼙之音言謹者蓋琴瑟夏至之音一陰生之時也鼓鼙冬至之音一陽生之時也陽主樂陰主哀陽主譁陰主靜此其音所以不同

樂書卷第二十五終

樂書卷第二十六

禮記訓義

樂記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古之善論兵者以齊之枝擊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敵武王之仁義仁則愛人而惡

人之害之也義則循理而惡人之亂之也未有下不得人和上不得天時者矣夫豈以衆之不得爲病事之不逮爲恐時之不及爲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者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觀其誓師之辭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其意亦可見矣人之左手足不如右強則左者無事於用而右者有事於用也武舞之行列亂矣而皆坐是致其有用者憲其無用者以文王武而已非所謂非武坐也故賓牟賈之言孔子無取焉爾故曰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之勝商遏劉應天順人而已非利天下也尚何聲淫及商之有乎武樂之聲淫及商非武王之志然也有

司失其傳而已故賓牟賈之言孔子有取焉爾故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然則賓牟賈之言樂及此與夫蘇夔言聲而不及雅者異矣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兵者不祥之器而干者非伐人之兵也摠干而山立其象武王征而不伐之意歟君無爲而逸臣無不爲而勞摠干而山立象武王征而不伐之事以君逸故也

發揚蹈厲象太公時維鷹揚之志以臣勞故也孔子語魯大師之樂以翕如爲作以繹如爲成是樂以始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三步以見方也再成而滅商再始以著往也三成而南自北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正域彼江漢汝墳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不私其欲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樂終而德尊也樂象武功之成如此而已蓋不疆南國而分陝以治未可也不分陝以治而使之復綴以崇天子未可也分治繫於臣故別而爲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爲一然始而北出爲治兵所以尚威武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爲振旅所以反尊卑也蓋大武之舞以鼓進以金止以鼓進則分左右夾而進之所以欲事功之蚤濟也以金

止則久立於綴北之位而遲之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于天下而已然則武樂六成韶樂九成何也曰一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成以兩地之數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數象成莫大乎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昔武王誅殘賊反牧野非心利天下以棘吾欲也棘於裂地封先代之後與之共守而已蓋黃帝爲有熊而封其後於薊帝堯爲陶唐而封其後於祝帝舜爲

有虞而封其後於陳所以備三恪也禹爲夏后而別以姒氏契爲商姓而別以子氏或封杞或封宋所以備二代也帝德也封之備三恪崇德故也王業也封之備二代尊業故也帝則德備事簡不必修其禮物焉雖不待下車封之可也王則業大事煩必修其禮物然後可以封雖欲不待下車信乎其未能矣均是二王之後一則以封一則以投何邪曰古者在賢則封之不賢則投之禹之後非若武庚以三監叛也封之以仁所以崇先代投之以義所以戒後世孔子定書正禮皆斷自唐虞此封先代之後必及黃帝者豈二帝三王之君皆出於黃帝故邪與商周禘嘗同意史記并論封神農之後於焦言之第弗深考爾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商王賊虐諫輔而比干以諫死囚奴正士而箕子以智奴剝喪元良而商容以仁隱皇天震怒命武王誅之夫豈使之利廣土衆民爲哉斬於繼絕世獲仁人而已以謂旣死者不可復作封其墓以旌異之可也生者猶可因任囚者釋之而使以德隱者起之而復其位急親賢故也商政之施於民者可謂虐矣弛之使從寬所以安之祿之加於士者可謂薄矣倍之使加厚所以勸之急先務故也書曰乃反商政政由舊者此歟馬者兵介之用散之華山而弗復乘牛者引

重之具散之桃林而弗復服示天下不復用兵畜矣
車甲所以備敵者也衅而藏之於府庫干戈所以勝
敵者也倒載而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械矣
將帥之士使之列爵分土而為諸侯示天下不復用
武臣矣凡此名之曰建橐橐而實以偃兵也荀卿曰古
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
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
如此而已考工記言橐橐之欲其約也詩曰載橐橐弓矢
蓋旗之為物令士卒者也令士卒以用之為常其建
之則必揭而用之橐橐之為物約弓矢者也約弓矢以
不用為常其建之則必束而不用矣故建之與旗同
其所以建之與旗異然則武成以歸馬華山放牛桃
林為先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為後與此異

何邪曰昔者既焚及孔子問以傷人為先而馬次之先
又後物古之君子皆然夫豈武王偃兵獨先物後賢
邪是知武成簡編錯誤而記之所載為不失其序此
言箕子比干而不及微子者豈以微子之賢始存之
以代武庚為商後故邪此先比干後箕子者豈以箕
子之利正不若比干輔相之為至邪與孟子論賢人
之序同意書先箕子後比干者以比干之死在箕子
為奴之後也與孔子論三仁之序同意封二王之後
所以戒後世之為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勸後世之
為臣者式商容之閭言其始行商容而復其位言其
終釋者以商容為商之禮樂失之遠矣

樂書卷第二十六終

樂書卷第二十七

禮記訓義

樂記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武王翦商之後六軍之士皆散歸之六鄉而天子諸侯始講郊射之禮蓋六遂之地謂之野六鄉之地謂之郊古者虞庠在國之西郊而諸侯之學亦在郊則知郊射必於郊之學焉武王克商行郊射之禮猶即商學而已何則周人之學有東西無左右商人之學有左右無東西地道尊右而卑左故諸侯郊射於左學以狸首為節天子郊射於右學以騶虞為節也然君子之於射有揖遜之取有勇力之取不主皮之射揖遜之取也貫革之射勇力之取也散軍郊射而貫

革之射息則尚揖遜不尚勇力矣今夫狸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莫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見於周南而狸首無所經見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狸首之詩邪檀弓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狸首之歌邪狸首樂御而射以禮則小大御于君所而會之有時而然也故射義曰諸侯以狸首爲節樂時會也騶虞義獸也又其色白宜正以殺爲事而不殺是亦仁之至也騶虞樂仁而殺以時則庶類蕃殖而朝廷治朝廷治則百官備而無曠職矣故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儀禮大射樂正命大師奏狸首鄉射奏騶虞蓋亦如此

禪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

周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由是觀之子男之君視公侯伯爲卑而孤卿大夫又視子男爲卑此子男之君所以與孤卿大夫同服禪冕也禪之爲言埤也埤與禪皆非正卑道故也玉藻言諸侯禪冕以祭儀禮言侯氏禪冕舉子男以見侯伯也荀卿言大夫禪冕記言大夫冕而祭於公舉大夫以見孤卿也古者虎賁之士雖多其所以統之者不過下大夫二人而已武王勝商之後天子郊射以騶虞爲節諸侯郊射以狸首爲節而貫革之射息孤卿大夫服禪冕摺笏而虎

賁之士說劔則偃武修文之意可見矣古之造字者武欲止旗欲偃干欲立戈欲倒弓欲弛矢欲入劔欲斂然則虎賁之士說劔固武王所欲也彼其用之者豈所欲哉鄭康成謂禪衣衾之屬也孔穎達因謂天子六服以大裘爲上其餘爲禪不亦誤乎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天子以保四海爲孝諸侯以保社稷爲孝是四海之民爲重而諸侯之社稷次之也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嚴父之孝莫大於此天子以孝致明堂之祀而四海之民莫不觀化而知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也不然則臣子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故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存省聘覲臣之禮也朝

覲宗遇君之禮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居其一朝春以圖天下之事覲秋以比邦國之功然後諸侯不敢一於制節抑又知謹度以修臣道焉不然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也公田謂之藉借民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借民力終之故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而王必躬耕以共盞盛者以爲祭不自致則如不祭以此率諸侯事其先君夫孰不知所以敬哉不然則匱神祀困民財而天下將有不藉之譏矣故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也道千乘之國者莫先於敬事而信故成王戒諸侯於廟以敬爾在公爲始誥康叔於國以式克敬典爲重則諸侯知所以敬固當務之爲急也言孝則知敬之爲

養言臣則知孝之爲子武王一舉事而天下知所以
父子君臣上下之教得非有言前之信令外之誠然
邪自郊射而息貫革之射冕笏而說虎賁之劔偃武
之教也祀明堂以教孝朝覲以教臣耕籍以教敬修
文之教也五者並行於天下豈不爲教之大者歟祭
義言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
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
德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爲
天下之大教五與此詳略不同何也曰繼治者其道
同繼亂者其道變祭義論先王治世之常法故以食
老更祀先賢次於祀明堂以耕籍先於朝覲者以諸
侯資孝弟以成德然後能盡爲人臣子之道而民不
與焉樂記論武王牧野一時之權宜故以偃武爲先

修文爲後使民知孝爲先諸侯知敬爲後抑又將帥
之士使爲諸侯未必知朝覲又急於耕籍此施教所
以不純乎先王之序也與宣王之雅不純文武之序
同意今夫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周人明堂論治世
常法而曰祀乎明堂可也武王牧野之事亦曰祀明
堂可乎曰明堂之制周法然也武王牧野之事未必
有是記者言之豈追成周之制言之歟文王爲西伯
之時而詩以臯門應門造舟爲梁追美之義協於此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天地人之數以三成以五備故天統三辰五星於上
地統三極五行於下人統三德五事於其中然則三
老五更之數亦視諸此王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

立三賓養老必立三老故禮運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賓之於鄉三卿之於國三公之於朝皆非一人爲之則三老五更之於學豈皆以一人名之邪後世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之類皆以一人爲之非古意也古者十年以長則父事之五年以長則兄事之況老更乎三老有成人之德近於父者也先王以父道事之五更更事之久近於兄者也先王以兄道事之然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其所以事人不過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以禮之冕而摠干以樂之而已以此教諸侯然而有不弟者未之有也今夫養老之禮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則食之於大學七十者而已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則以食禮食之者商人而已矣

王世子言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言親袒割牲則適饌可知言執醬而饋則珍具可知言執爵而酌則省醴可知言冕而摠干則發咏可知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豈非天子視學之禮邪武王牧野之事以五教爲急食老更爲緩故其序如此祭義亦於五教之後語及是者所繼之教雖治亂不同及其成功一也彼播棄不迪者譏之於書召之訊夢者刺之於詩亦豈知先王所以食老更之意哉射有左右學鄉學也食老更於太學國學也學記言黨序術序繼之以國有學與此同意然則養老有虞氏以深衣夏后氏以燕衣周人以玄衣食禮而服縞者惟商人爲然縞衣非冕服必冕而摠干者以舞者樂之成故特

服冕所以重其事也冕而摠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鐘鼓靴鼓筦磬之聲周雅言以牲烝嘗而有鼓鐘送尸之樂則嘗非無樂也周官凡饗食食樂師鐘師奏燕樂籥師鼓羽籥之舞則食非無樂也謂之食嘗無樂蓋非商周制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樂者德之聲舞者德之容武王偃武修文之後習射服冕祀明堂講朝覲耕藉田食老更而禮樂之教交修于天下是雖因於商人而周之制作實兼修而用之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而樂舞之遲猶四時之運陽積而成暑非一日也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盡美矣故其成必久未盡善故非所以為備樂何獨至久立於綴而疑之故路之四達謂之達道之四達謂之皇故誅賞廢興資此以成禮樂刑政資此以備然則周道四達亦可知矣

樂書卷第二十七終

樂書卷第二十八

禮記訓義

樂記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陂則險平則易邪則曲正則直易則易知性之所以為智也直則內敬性之所以為禮也子者天性之愛所以為仁也諒者天性之誠所以為信也蓋性者心之地心者天之君神之舍者也致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性之所受者能樂於性之所受者能樂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此易所謂樂天安土之意也於事之所遇者能安

則不失其所而其德可以久矣此坤之安正吉老子謂
地久之意也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又曰仁者安仁
智者利仁則樂者智者之道也安者仁者之道也易
曰可以久則賢人之德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則久者
賢人之地道也天者聖人之天道也神則聖而不可
知雖陰陽且不能測況於人乎老子曰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是觀之久則地道天則天道
然則仁智有人道而神有不爲自然者邪蓋不離於
宗謂之天不離於精謂之神古之學者自仁率之至
於天道自善充之至於神致樂以治心而至於天則
神固其理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首卿曰
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如此而已今夫待言而信者
以人有德故也天則無待於言而信立矣待怒而威

者以人有情故也神則無待於怒而威行矣易曰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神武不殺書曰德威惟畏荀
子曰至德嘿然而喻不怒而威樂也者章德者也豈
待言而後信怒而後威邪子思論至誠不息則久卒
至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其意亦何異此
離而言之天與神異合而言之則一故莊子曰神而
不可不爲者天也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
已老子言天乃道道乃久此言久則天天則神者豈
久者又天道之始終哉記有之不閉其久是天道也
蓋天可以兼地地不可以兼天猶形而上者可以言
器形而下者不可以言道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是莊爲敬之始而敬不止於

莊書曰嚴恭夤畏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則嚴為威之始而威不止於嚴蓋身主信躬主誠致禮以治躬則自卑而尊人擗節退遜以明之而已非主乎信者也其於治躬也何有然貌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威以莊敬為本莊敬以嚴威為文也禮也者以莊敬以為教待威嚴而後行然樂記先嚴而後威先後之序也曲禮先威而後嚴重輕之序也致禮以治躬則馴致有漸不得不以先後序之班朝治軍蒞官行法則分守致嚴不得不以重輕序之心中斯湏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湏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樂由中出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天真者也禮自外作而見乎貌則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也

故致樂以治心心中斯湏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致禮以治躬外貌斯湏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况其久者乎周之末造鹿鳴廢則和樂缺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况能治心於內治躬於外以全所謂一體者乎然鄙詐之心反乎子諒者也易慢之心反乎莊敬者也言反乎子諒者推而上之以見易直言反乎莊敬者推而下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且古人於禮樂不可以斯湏去身斯湏去身而為心害如此况三年不為其害將如之何哉宰我之說蓋有為而言記言鄙詐易慢之心以內明外也太史公言暴慢姦邪之行以外明內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
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
下無難矣

禮樂之於天下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樂交應
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內外之分則樂動於內禮動
於外相辨以立體也其爲體用雖殊而所以職乎動
則一而已豈非天下之動正夫一歟記者兩言之爲
更端異故也今夫保合大和者其乾乎天下至順者
其坤乎樂由天作未有不本乾之和禮以地制未有
不本坤之順樂非特和而已有以極天下之和也禮
非特順而已有以極天下之順也曾子言君子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誠信達之於顏色
恭敬達之於容貌君子內和於心以達誠信則民瞻

其顏色而弗與爭焉以內信外也外順於貌以達恭
敬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之心焉以外直內也
曲禮曰執爾顏正爾容祭義曰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是顏色之於
容貌爲內容貌之於顏色爲外故於內和之樂言顏
色外順之禮言容貌樂也者德之不可匿者也故德
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故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君子所爲民視聽而以
之者也豈不爲民之耳目乎揚雄曰天之肇降生且
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
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可謂知此矣由是觀之致禮
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無難矣患內不用志外
不用力焉耳子張問政孔子對之君子明於禮樂舉

而錯之而已然則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則安
上治民移風易俗猶反掌耳爲政豈難哉此孔子將
爲政於衛所以深悼禮樂之不興也樂雖主和未嘗
不順和順積中是也禮雖主順未嘗不和禮之用和
爲貴是也樂雖章德而禮非不以德人而無禮焉以
樂也者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主禮樂言之樂所以
修內禮所以修外主教世子言之

樂書卷第二十八終

樂書卷第二十九

禮記訓義

樂記

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故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
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得其報則樂樂
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禮樂之於天下無主不止無文不行故其情則中有
主而能止其文則外有正而能行是主減主盈者禮
樂之情也以進以反者禮樂之文也言減則盈爲增
言盈則減爲虛言進則反爲退言反則進爲出禮主
虛以減則人情之所憚行必以進爲文所以推而進
之也豈卑者舉之整者與之之意歟樂主增以盈則

人情之所樂趨必以反爲文所以抑而退之也豈高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今夫禮以地制未嘗不主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千則禮減而進以進爲文可知樂由天作未嘗不主盈然而合樂必止三終奏韶必止九成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可知以易言之上者陽之位下者陰之位陽上進陰下退則於卦爲復禮主其減樂主其盈者復之道也外者陽之域內者陰之域陽內入陰外出則於卦爲姤禮以進爲文樂以反爲文者姤之道也在風之蟋蟀儉必欲中禮樂必欲無荒在雅之楚茨禮儀欲其旣備鍾鼓欲其旣戒亦此意歟禮減而不進則人病於難行不足以致富銷之道也樂盈而不反則人病於太過不足以致謹放之道也銷則錄於外物不能以自

強入於魯人之跛倚者有之然則禮也者其可以無報乎故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侯之忘倦者有之然則樂也者其可以無反乎故禮得其報其情樂而不惑樂得其反其情安而不危禮之報情樂之反始其數雖異其義一也孔子言謙以制禮繼之復以自知豫以作樂繼之嚮晦入宴息義協於此史遷謂君子以謙退爲禮而不知其文主進以減損爲樂而不知其情主盈未爲深於禮樂者也郊特牲言春禘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者以禘嘗饗食有春秋陰陽之義也言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者以天地君臣有先後尊卑之義也此言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者以禮樂有報反之義也其義同其所以爲義異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君子小人同樂而異得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人情同樂而合道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蓋樂發於聲音爲歌於動靜爲舞歌舞皆人所爲道實在焉道之所在性實藏焉然則人道著於聲音動靜非性術之常也特其變者爾有言心術有言性術者道無所不行而術則述其末焉喜怒哀樂所以形者非心之本心之末而已聲音動靜所以變者非性之本性之末而已此心與性所以皆謂之術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則心術者性術之用性術者心術之體言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尚何底蘊之有乎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所以爲詩也情樂於內而形於外人之所以爲樂也凡此天機之發而不能自己非有以使之然也是人而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之道達則始乎治常卒乎亂矣先王得不得不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乎蓋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取是以節之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取是以行之也然

聲樂之象非樂之道也故可樂樂而至於不流得非以道制象者乎文樂之飾非樂之情也故可論論而至於不息得非以情成文者乎聲足樂而不流故安又足論而不息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此所以能使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確乎多哇之鄭不能入也蓋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爲雅頌以道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之善心邪今夫心中斯湏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况放心得接乎姦聲感人逆氣應之而淫樂興焉况邪氣得接乎先王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凡淫溺之樂不接於心術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卒至於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者立樂之效也墨子非之奈何雖然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不過發之聲音形之動靜特樂之一方非道之大全也語其大全則道可載而與之俱林樂而無形則人不能無樂樂而不能無形不足道也幽昏而無聲則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不足道也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則感動人之善心不足道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立樂之方不足道也上文論六音此及廉直繁簡肉好而不及嘒殺粗厲滌濫者不合雅頌之聲故也



樂書卷第三十

禮記訓義

樂記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聖人作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長幼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長幼之理皆形見於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主親主順之道皆會歸於和是故祭祀奏之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而不慢射鄉奏之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而不逆燕私奏之閨門之內

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而不䟽經所謂樂極和傳所謂聽和則聰者此也蓋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以和敬在心故也事兄悌其順可移於長以和順在行故也父子之道出於天性以和親在性故也然樂之感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父子兄弟和親於閨門樂之化行乎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行乎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乎一國與天下也古樂之發脩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若夫新樂之發優雜子女不知父子况君臣上下兄弟長幼者乎大司樂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示皆出於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言在宗廟之中則圓丘方澤之祭可知矣儀禮凡鄉飲鄉射

燕禮皆用樂大師大祭祀帥鼗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言在族長鄉里之中則朝廷之上燕饗可知矣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而燕禮有房中之樂豈非作於閨門之內者歟昔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亦其遺制也然化之行也必自貴而賤自外而內故先君臣上下而長幼次之父子兄弟爲後荀卿先君臣父子兄弟而後及長少者尊尊而後親親親而後長長治之序也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一者數之所始物者器之所寓一雖不足以盡樂而樂未離數不可以不審物雖不足以顯樂而樂未離器不可以不比今夫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樂得

一以和然則將欲定和其可不審一乎獸有比肩不比不行禽有比翼不比不飛况樂欲飾節其可不比物乎蓋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爲一者以黃鍾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鍾則十二律之和定審一以定和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革木以節之比物以飾節也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合雜以成文采節奏合而成文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謂之比物其實一也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矣在閨門之內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合和父子君臣則天下如出乎一家附親萬民則中國如

出乎一人先王立樂之力不過如此自所立之始言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至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也自所立之成言之樂在宗廟之中至合和父子附親萬民是也由前則先君臣後父子重輕之序也與曲禮論非禮不定之序同意由後則先父子後君臣先後之序也與易序卦論禮義有所措之序同意此言先王立樂之方荀卿言立樂之術儒行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方則在物一曲而有所嚮非所以爲全也術則述其末而行之非所以爲本也二者之言相爲表裏爾若夫論樂之全而不域於一方論樂之本而不蔽於末節又非先王所得而立之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

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

季札觀周樂於魯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歌頌曰至矣哉廣而不宣師乙言樂於賜謂廣大而靜者宜歌大雅寬而靜者宜歌頌是雅為王政之興頌為王功之成其體未嘗不廣也况聽其聲乎蓋內之為志意外之為容貌陳之為行列變之為進退聽雅頌之聲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伸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故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器也俯仰誦伸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籥舉矣言俯仰誦伸則疾舒舉矣言綴兆則遠短舉矣言節奏則文采舉矣耳之所聽志意得廣而有容手之所執體之所習容貌得莊而有敬足之所行心之所要行列得正可畏而愛之進退得齊可則而象之如此則五官皆備而天樂全矣其於出則征誅入則揖遜天下莫不聽而從服也何有荀卿謂歌清盡舞意天道兼繼之目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俯仰屈信進退疾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如此而已有言制雅頌之聲有言聽雅頌之聲者制其聲以為樂章者在先王聽而得之以廣志意者豈特先王而已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出於虛藏於無天地麗於實形於有實必受命於虛有必受命於無此樂所以能生天地非天地所生也

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則樂者天地之命也今夫始天始地者太始也樂有以著之以至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自非能命天地而不命於天地孰能與此莊周謂調之以自然之命者幾是歟喜怒哀樂未發而為中者性也天下之大本存焉發皆中節而為和者情也天下之達道存焉先王作樂以情性為綱以中和為紀無中以紀之則蕩而至於過無和以紀之則異而至於乖古之神鼓誓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使夫德音不愆以合神人以中紀之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以和紀之也經曰樂也者節也又曰樂至則無怨節則不過所以為中無怨則不乖所以為中和之發在哲

民情而已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然樂之道推而上之以觀其妙斯為天地之命推而下之以觀其微斯為中和之紀以樂為中和之紀則禮者中之紀而已與易於乾言變化於坤特言化同意此言天地之命自其妙言之荀卿言天下之大齊自其粗言之要之終於中和之紀皆不可得而異也禮器以禮為眾之紀紀散則眾亂則樂為中和之紀紀散則樂淫矣

樂書卷第三十一

禮記訓義

樂記

夫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藝有六樂居一焉禮有五軍居一焉樂由陽來而喜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樂者道也鈇鉞者器也荀卿曰凡禮軍旅飾威也以飾喜為樂則飾怒為禮矣以鈇鉞為禮之器則鍾鼓為樂之器矣先王以樂飾喜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安治者莫不和之以為樂焉以禮飾怒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暴亂者莫不畏之以為

威焉孟子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之舉欣欣然有
喜色所謂樂所以飾喜也繼之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歟所謂喜則天下和之也言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所謂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繼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所謂怒則暴亂者畏之也先王之於喜怒未嘗
容私皆得其儕焉夫豈爲道之過哉由是知先王之
道禮樂正其盛者也有子謂先王之道以禮之用和
爲美則兼樂言之有不爲盛者乎然而墨子非之豈
不猶之楚而北求也哉此言喜怒得其儕荀卿言得
其齊者儕之爲言類也齊之爲言中也喜怒得其儕
則喜怒必以其類矣與春秋傳謂喜怒以類同意喜
怒得其齊則喜怒必適於中矣與中庸謂喜怒未發
謂之中同意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
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
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
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周官大司樂宗廟奏九德之歌鼗矇掌九德六詩之
歌以役大師記曰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則詩言其
志德音之所止也歌咏其聲德音之所形也人之生
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已而
陳之直已則循理而無所詘不亦簡乎陳德則因性
而無所隱不亦易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成位乎其
中矣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在易之坤曰六二
之動直以方也動以靜息直以動顯故萬物直乎東
則之動而已是直已者必動而動已者直在其中矣

人之歌也與陰陽相爲流通物象相爲感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已而天地應焉其形和也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勿育乎黃帝章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信乎歌之氣盛而化神矣秦青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亦幾是歟師乙賤工也對子贛之問有及於此是知古之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者豈特君子哉

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䟽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

宜歌風

人之受命於無莫不具五行之氣成形於有莫不備五行之聲氣異異聲聲異異歌歌異異宜此聲歌所以各有宜而宜定者不出所位也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又曰寬柔以教不報一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是寬柔者君子之容德也靜正者君子之敬德也以仁存心而不失之寬柔仁德莫盛焉以禮存心而不失之靜正禮德莫盛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者也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政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大則崇化其體廣大嫌於離靜以即動不可不鎮之以靜其用䟽達嫌於去信以近誣不可不成之以信大雅德逮黎庶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䟽達而信

者宜歌之小則川流其性恭儉以爲德其性好禮以爲行恭儉而知好礼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大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太陋小雅譏小已之得失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礼者宜歌之頌之所以爲頌者雅積之也雅之所以爲雅者風積之也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爲始論王道以正直爲終正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象曰直其正也正直則離靜以動不濟之以靜則其正不足以有守其直不足以有行矣不污以爲廉而不以物累已不亢以爲謙而不以已絕物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矣正直而靜君子之德性也廉而謙君子之德行也風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

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礼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温也昔季札觀周樂於魯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近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盛德之所同也非寬而靜柔而正者能之乎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文王之德也非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能之乎至於歌小雅則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歌周南召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歌幽則曰美哉蕩蕩乎然樂而不淫季札之論頌與大雅則是論

小雅與風未容無失也。小雅周之所以致逸樂之盛者也。孰謂德之衰乎。關雎樂而不淫者也。孰謂勤而不怨乎。豳俗勤而不怨者也。孰謂樂而不淫乎。然則歌之所宜。頌則寬而靜。大雅則廣大而靜者。蓋歌以聲為本。聲以靜為容。此歌風雅頌所以皆本於靜。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五帝之聲不可得而見。所可見於書者。不過詩言志。歌永言而已。商人識之。蓋不得其詳。所得而歌之者。不過五帝之遺聲而已。商之聲其體肆而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則恤下以為慈。利物以為愛。則肆直義也。慈愛仁也。仁之實盡於事親。義之實盡於事君。公室者。即文仁義而已。然則歌商之音。非肆直而慈愛者。豈所宜哉。昔曾子商歌。莊周悅而與之。審咸商歌。齊桓悅而用之。聞其聲。知其德。性然也。蓋肆直而慈愛者。存乎仁義。臨事而屢斷者。存乎勇。具仁義之道而勇以行之。此所以為天下達德也。顧豈不賢者能歌之乎。

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太公之於齊。其文足以附衆。而溫良其武足以制衆。而能斷。溫良者。仁之本。能斷者。義之用。三代之道。不過如此。蓋三代得天下。以仁。未嘗不始於溫良。行仁以義。未嘗不始於能斷。故湯之代。虐以寬。溫良也。布昭聖武。能斷也。言湯如此。則夏周可知。季札之歌齊。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傳曰。仁而無武。無能達也。溫良而能斷。則仁且有武。而能達矣。彼國其可量哉。齊之音。溫良而已。非若

頌之寬而靜也能斷而已非若商之臨事而屢斷也
然則歌之者有不貴於此歟

樂書卷第三十終